常談（四庫全書本)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常談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提要

常談一卷　　雜家類三〈雜説之屬〉臣等謹案常談一卷宋吳箕撰箕字嗣之新安人乾道五年進士授仁和主簿分教臨川歷知當塗縣為趙汝愚所重召主審察尋以疾卒宋史不為立傳其事跡僅見於徽州志所著尚有聽詞類稿十二冊已久佚不傳惟此書之目宋史藝文志載有一卷今散見永樂大典各韻中者抄撮薈萃猶存一百餘條大抵皆評隲史事而間及于考證徽州志稱箕之在臨川也與陸九淵遊相與講明義理盖深有得于金谿之學今以此書與九淵文集互勘如九淵經徳堂記論漢髙祖為義帝討項羽一事謂新城三老深知天下大計而箕亦謂新城老人獨知而言之漢有天下遂定于此又九淵語録論曹參相漢謂其能師盖公用黄老術漢家之治血脉在此而箕亦謂參得安静之體盖公清心之言有以先入之其旨趣往往相合似乎墨守不變者及觀其論汲黯一條九淵集中稱黯仗節守義雖曰未學必謂之學而箕乃以為黯之直諫本于氣質非學而得故昧于大道其説又如枘鑿之不相入可知箕之學術雖本陸氏不為苟同與輔廣詩童子問一字一句堅持門户者其心術之公私相去遠矣觀尤袤與箕同時而所輯遂初堂書目已列有常談之名則當日即珍重其書也今以所存各條依次裒綴勒為一帙用還宋志卷目之舊中間所引外史檮杌國史補長編諸條或摘録原書無論斷疑永樂大典已有脱文今無可參校姑仍原本録之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常談　　宋　吳箕　撰

書之酒誥所以為酒之戒者至矣羣飲者殺或者以為紂之故俗習於淫末不可不重為之禁其實不然漢律三人以上會飲者有罰盖為民之蠹者莫甚於酒誠不可不禁自孝武創為　酤法始自京師稍及名都大邑至唐遂甚官既以　為利則唯恐民之飲者不衆且多也與周漢之意大戾矣兵民既分國用無涯　酤之利殆不可已穀之靡於酒醪者多民田種秫幾三之一是民食之入於三分之中僅有其二穀安得而不貴又重以麴蘗之費一有水旱立致菜色則種秫者多為民之蠹也細民之家銖積寸累財物無幾親戚往來吉凶慶弔習熟於酒甚者賒貸以供飲費生理益空為民之蠹也斯甚矣家之戾夫鄉曲之儇子因酒諠譁自干刑憲敗壞風俗為民之蠹也又甚矣而後知周之所以殺者不獨為商之遺民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謂葑菲之質上善下惡食之者不可以其惡而棄其善也

畜馬之盛莫如周王畿之地其方千里而戎車萬乘萬乘之車為馬四萬匹從橫各不過二百五十里而戎馬至四萬匹其間又有天子車御之馬祭祀而頒毛馬六種十有二閑之富何其馬之多也下而公卿大夫士出必乘車車必駕馬一畿之內馬紛如也後世之馬曾不逮此漢高帝時天子至不能具醇駟武帝從事征戎尤切於馬驃騎出塞馬物故者多師徒寖衰然其出師最盛時公私之馬不過十四萬而止耳唐自貞觀至麟德牧馬遂七十萬有餘天寶以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自周而下國馬之盛又未有如唐者

史記弟子列傳子貢說齊使吳使越事甚美以余觀之竊又以為不然子貢在孔門固列科言語然豈若蘇張輩利口反覆傾亂天下者哉此特齊晉好事者造作夸說以附著子貢爾不然子貢雖有存魯之功而得罪於天下多矣遷擇之不精故載之史記其說與世家皆不合世家言吳越事最詳夫差之十四年春始北會諸侯黃池是年夏六月丙子越王勾踐始伐吳丙戌擄吳太子丁亥入吳七月辛丑吳王方與晉定公盟而爭長已盟而歸士皆罷敝乃厚幣以與越平後二十年勾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方敗吳而滅之左傳亦載黃池之會吳王有墨太子死乎與世家正同是冬吳及越平哀十七年吳有笠澤之敗二十二年吳始滅今子貢傳乃云吳晉爭强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儻如其言則是越王滅吳於夫差之十四年不俟於二十三年也其不可信審矣世家諸書載伍員諫夫差事至備夫差初無意於伐越也今乃曰越王苦身養士有報吳心待我伐越而聽子謀是夫差先有伐越之意特以子貢之說而後不行此又其不足信者子貢傳乃載越用子貢謀帥衆助吳之事此又出於子貢傳爾非足為據也不然則子貢者豈聖人之徒歟史記載趙高之所以蔽二世者不無過辭二世之昏愚固可　塞然不至於深居

自隱絶不與臣下相聞也叔孫通傳載陳勝初起兵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之秦至斥惡儒學一旦有警猶進博士輩詢之則在廷之臣豈不一見而言乎可知其不無過辭史記伯夷傳以臣弑君弑當作伐盖武王方欲伐紂安得便言弑史記晉世家重耳在狄惠公欲殺之趙衰等曰夫齊桓公好善志在伯王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是時小白在位方無恙不得預稱日桓公史衍一字

夷齊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其說皆呂不韋等誕辭無所取信曰伯夷叔齊而止耳至皇甫士安又盡取古人無字謚者悉為之說不典彌甚孟軻字則未聞而曰字子輿不知何據而然宋璟唐賢宰相名稱甚著而史不書字顔平原書廣平碑只云名璟而不言字字之有無不必臆為之説

范雎遊說之士變詐浮淺固不足以語士君子之行然其辨慧似亦可喜上書昭王切而不迫君臣縱談觀者色變此豈碌碌無能之人方其欲仕魏王貧而無資自　　須賈之門談笑嘲伸必有頴脫而出者賈不之知魏之君臣不之知一旦至齊而齊王已聞其辯是魏之仕於朝者無一知人者也而反忌牛酒之餉謂以陰事告齊賈與魏齊何不智也脱死簀中留秦六年致身相位千里之魏猶以為張禄何昧昧也賈方憂死之不暇而曰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嗚呼齊與賈直所謂庸鄙妄人豈足云哉

魏文侯時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秦强魏弱其來乆矣文侯好賢雖强秦不敢伐誰謂賢者無益人之國也

貨殖傳中所載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萬為天下髙貲五千萬錢在今日言之纔五萬貫爾中人之家錢以五萬緡計之者多甚何足傳之於史盖漢時兼并之風猶未至甚民之富者特止於是自唐以來財産蓄於私室而貧民無立錐宜乎貨殖之多於古也

蘇代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代誠知事勢者然不能勸主以仁義則亦徒言之而已

司馬遷謂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以晏子能解左驂贖越石父之罪也

司馬貞謂族者氏之別名舜之生姚墟以姚為姓封之有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後子孫更不賜姓則遂以虞為姓云

歷之為用大矣自漢以來其法屢變率十數年一差雖至精者亦不足以持久說者以為日月星辰運行于上雖曰有形而無所終窮積算之數本之一定而不能無差以一定之數且不能無差而欲究諸無所終窮其失也固宜然歷之所以為法者由秦而上皆不可知不過曰歷象日月星辰而止耳其所以歷象者不知數用何法也惟漢之鄧平其法以律起涉千數百年而下歷之名屢變而其歷之法則未嘗變也至唐一行始變其法而用大衍律雖本之黃鍾而律之九六不外乎易大衍之數是亦一道也自茲而下世之言歷者多矣然亦未有他為之法者不過於積算以求其差爾鄧平之法求日以九數九九得八十一分以八十一分而積之一日日一有失其差必多理固無疑後之為歷者其法不精始分一日之數以千萬計其曰萬分歷者是也一晝夜之百刻而千萬分之雖有差訛而所失微矣然亦知其術之不精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是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去極近故晷短冬至至于牽牛遠極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故晷中盖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則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於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日月之行要不過是然青白二道亦未可遽推也今月魄初生有仰偃之不同是豈從所行之道而然歟

風陽中之陰物藉之以發生亦由之以摧謝故風之為言亦多不同宋玉風賦有大王庶人之分雖曰託物以見意而所以名狀乎風者抑至矣人君之化所以謂之風化而諸侯之政其是非得失形于詩歌者亦謂之風風之名雖同而所以謂之風者則異是亦取其有發生摧謝之別爾

正月正讀當作政毛詩正月正音政秦始皇以正月旦生故名政世本政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祖龍以威暴天下計當時避其諱嚴甚訛正為征後世不之改爾

項羽弒義帝其行不善爭天下者為縞素舉兵而西誠莫大之利盖足以聲羽之罪而收天下之心然蕭何輩既不知出此張良自韓徃陳平自楚徃又皆不之知而新城老人乃獨知而言之漢有天下其定於此然後知天下之事惟出於利害之外者能知之而匹夫之謀為不可忽也沛公之破秦入關雖仗義而西足以決勝然非項羽先破章邯以存趙則沛公亦未能成功如是之易也秦三年正月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六月章邯舉軍降羽八月沛公方攻武關向使章邯下鉅鹿平河北引兵而南挾戰勝之威諸侯解散武關未易下也盖河北之勝乃所以壯入關之勢羽不可謂無功及漢祖既定天下使項籍之故臣皆名其主之名無乃所見之隘乎籍一代英雄徒以强暴而亡在漢非有世仇也今既敗滅高祖有天下之初正當廓然大變與海内更始示無所憾而區區欲令其故臣名主之諱以報羽力戰之憤予恐非帝王之度也鄭君不以大夫為榮而不之易此可賞也又逐死之嗚呼惜哉高祖既滅項籍謂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丁公也令後為人臣者無效丁

公至項伯則賜姓封侯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豈丁公哉或戮之或賞之豈髙祖不忘丁公之迫而德項伯之免已歟項羽雖云悍忍然亦可説之以理外黄小児從容進言遂免城東之坑斯豈婦人之仁乎

荀子謂越為干越漢書貨殖傳叙謂為于越顔師古謂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勾吳耳此説為有理然説者又以干為越地名今番陽有餘干縣而淮南王上書亦言越人欲為變必先由餘干界中而地理志豫章郡有餘汗汗音干盖干乃越之地名而非可盡以越為干越也于越為干越特傳寫之誤而後世見番陽有餘干即以干為是春秋作於越於于聲相近

髙祖有天下之初莫急於命相以愛私之故首以趙堯任敖為御史大夫文帝擇相知竇廣國之賢置而不用乃用無學之申屠嘉

惠帝崩呂后哭而不哀張辟彊謂丞相平請拜呂台呂産為將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臣等幸脱禍矣平如辟彊計呂氏權由此起幾亡漢室辟彊之見止於欲大臣脱禍平輕從其説亦以太后多權詐未可遽圖臣主之勢不容齟齬而然爾或曰向令太后壽考平前死之則事有不可言者當不如王陵廷爭之美殊不知大臣之誼當危疑時必以安社稷為事呂后之心方以大位自疑如其尸平勃諸人專任産禄於天下之人必有假義而起者呂氏掃除而漢業終焉豈不大可慮哉

惠帝為太子時不易其位固四老人者力然亦是叔孫通周昌輩以死力爭之於前上陽許之矣故四皓一侍其側而如意王趙苟非二人力爭於前四皓未必成功之易及觀惠帝柔懦呂氏幾危社稷則留侯之策未知其是否然大業甫就似非穉子弱母所能君也

曹參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長史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要名輒斥去之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盖之此真得天下初定安靜之體盖公清心之言有以先入之也

孝武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時義縱為右内史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未幾以微文棄縱市上官桀為廐令孝武體嘗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也欲下之吏二事正相似而桀以浮辭自解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親近遷至太僕遂與霍光皆受遺詔輔少主未幾桀父子以私故召燕蓋之變幾亡漢室漢武能誅縱而不殺桀盖惑於其言也嗚呼人臣之忠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茲不可不察

汲黯嚴助俱事武帝方東越相攻上使黯視之至吳而還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助乃斬都尉發兵迎悅上意以倡威武二人之賢不肖有間矣其後助卒以罪誅而黯為名臣子偃復至諸侯相天之報施豈私哉汲黯之正直好諫本其氣質非學而得之然以不學之故昧於大道故恥為令而有積薪之歎漢武即位多求俊拔之士與之議論遊處如嚴助吾邱壽王輩然多浮靡輕薄之徒言語不根其實無益於人之國獨主父偃其論為尚而大臣奏事上每令助等相與辨論大臣數詘自公孫宏後為宰相者率救過不給齷齪守位信小臣之言而忽大臣之論宜乎在髙位者之無賢人也

衛青凡七擊匈奴斬捕五萬餘級霍去病凡六擊匈奴斬捕十一萬餘級漢之名將曰衛霍當武帝時攘却匈奴無出二人右者生獲級共一十六萬然漢之所喪士馬殆不止是定襄之師馬之不返者已十一萬匹趙信李廣利李廣李陵皆全師陷覆武帝之功微矣

息夫躬首摭東平王事東平王雲后謁及伍宏俱以冤死其後躬以桑枝祝盜死母聖以祠竈死呼天絶咽尚誰咎哉

田叔被召按梁孝王事使還叔以太后為解而梁事遂釋及相魯民有以王取財自言者叔怒笞民王慚而償之王好獵叔嘗暴坐以故不大出叔方召見時漢廷臣無出其右者茲可知矣

世皆謂伍被之死由張湯排陷之被死盖其罪也其遊辭多談漢美非果忠于漢此特欲為淮南畫巧計使之必從耳正如衛鞅將説秦以强兵而先之以帝王不然豈有為臣忠義而與謀諸侯王之畔哉淮南事成被為謀主使其不成而以虚言獲免姦人之計何徃而不得湯之誅被其理之當然非曰排陷也

轎今人所乘竹輿也漢書嚴助傳輿轎而踰嶺轎之義與今正同服虔音橋謂橋梁隘道輿車也臣瓚謂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音旗廟反師古以服音為是而項氏為繆以今世俗所呼則服音為繆古今之物稱謂不同如此

何比干孝武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十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以千數其子孫仕至肅宗時猶有賢者湯之後亦累葉貴盛至東都益顯善惡之報果何如耶

漢霍去病傳合短兵麈皐蘭下晉灼注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麈糟

車千秋傳尉安顔師古云尉安之尉字本無心是以漢書徃徃存古體字漢書字之存古者甚

多奚獨尉安然在漢時人習篆　　古體多亡成哀間唯揚雄好古樂道間有從作奇字者今太元與諸賦用字多古則古體之存在班固時已為可貴

史臣譏漢宣帝為不用儒宣帝非不用儒其不用者妄儒爾且漢之賢輔孰如魏相剛直篤學孰如蕭望之帝則任相為宰相又以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既詳試其政事位御史大夫相明經以賢良登第相與望之非儒而何張禹匡衡當時皆有薦者又經試問疑若可用帝悉罷歸其後二人皆懷姦罔匡衡之畏事石顯見劾張禹之依阿王氏終亡漢室至於僮鄉之封幾同龍斷肥牛之請貪汙身後漢之大姦無若二人帝之不用儒者如此賢矣哉

今人有子艱育者多乞他姓其來盖久後漢靈帝數失子何后生子養史道人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號曰董侯以他姓為小字非獨今世也中行説趙信皆漢叛臣為匈奴謀者然信之為計不逮說適足亡匈奴爾何則信教單于遠徙漠北以敝漢非也兵以氣勝耳今無故而棄地是棄其族類也族類猶棄國何以不敗乎霍去病等提軍深入如蹈無人之境水草牛羊固自不乏何敝之有休屠懼罪來降邊隅少患實本於此北匈奴饑餓潰散南部上言欲兵並滅北庭乞中國為援正如摧枯拉朽初不費力竇憲燕然之功何足道哉使其當武帝時不為匈奴所擒者幾希討莽何羅功止金日磾餘子何與遺詔封三侯事若可疑霍光既受疑賞又酘王忽日磾獨不受封其為人固賢於光遠甚光親聞顯殺許后事猶豫不忍不知赤族之禍實本於此顯以妾為夫人而素與子都姦光不之知皆不學之過宣帝以昌邑之廢心實忌光嗢之以高爵重賞光受之不辭畧無遜避意皆擅權之過也世言霍禹山雲懷惡不終以隕光之世為恨禹輩資下且嘗毒死許后事固當然然亦宣帝挾忌嫉之心有以激之爾趙廣漢嘗事光者光死乃躪藉之至於將吏卒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　　斬其關而去皇后泣訴帝不之責也班固知之故於廣漢傳詳言其事且曰廣漢心知微指又曰帝心善之所謂微指者是必帝有捃摭禹家意明矣夫以光之大勲子弟豈不念之一旦所援立之人反相忌害廣漢輩得肆其暴心實不聊下愚之人不知分義憤發無告秖有反耳其反也固不容不誅然幸其速反而誅亦宣帝意也

士惟守節不變者為難張禹一忤王根而詭對日食孔光一忤傅氏而更附王莽由今觀之二人之罪大於王氏

漢成帝報張禹曰朕以幼年執政則人君臨政亦可謂之執政賈生曰執此之政堅如金石則人君之謂執政所當然耳

翟方進平日任數用術陷斥官友不以一計及其為相陰險益甚身既不免非命子義卒致赤族此亦可為陰險者之戒

漢元帝能隤銅丸擿鼓聲中嚴鼓之節雖習知音律者不能學而少子定陶王能之上數稱其材欲代太子史丹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器人於絲竹皷　之間則是陳惠李徽髙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人君之器材惟無以不材為材可也丹之論雖有所主然其所以論材則是也

王莽區區以鬼神誑惑天下以至攘竊彼盖習聞漢家重鬼神禱祠之禮如神光山呼等事當時之人徃徃夸異故莽假之以欺天下想見天下之人信其果有天命者必十室而九向使其不作井田不更錢幣不事四夷不務改作則天下之人未必叛莽春陵苗裔雖必中興亦未能起之遽也國家之好尚可不重其始哉

王莽敗省中黄金以萬斤為櫃者尚六十餘櫃其他處處有數櫃金如是之多者盖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黄金輸府受直故盡裒於内

方望始説隗囂勿歸更始囂不從後果為更始所忌脱死西還望先辭去囂方危殆時必中心深思望之先見以為不當以國歸人故光武累書開諭而終不至思望言也更始不當歸而歸之光武當歸而不歸囂之無識也如此

費貽不肯仕於公孫述漆身為癩佯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

世俗於清明前二日謂之寒食在春最為佳節其俗以為由介子推火死故為之不舉火而食熟物寒食之義盖始於此然以史考之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火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輒冬中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民甚不堪歲多死者舉乃作吊書以寘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所忍為民俗難革即此攷之則子推之死當在十一月民寒食故在冬中也今之寒食乃在三月初節與盛冬盖遠豈亦自有所謂龍忌之禁章懐以心星為言亦未必不然荆楚歲時記云冬至後一百五日必有風雨謂之寒食魏武令云冬至後一百五日民多寒食又豈周舉所謂盛冬去火殘損民命者也黄瓊以公車召李固素慕於瓊以書逆遺之有曰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汙近魯陽樊君被召言行所守一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唯小人喜稱君子之過而相與羣攻之盼盼然伺其隙而覬乎人主之不用纖瑕小類則曰某與某號為君子者而過也如是其黨之為小人者則巧為諱避隱而不聞責人則重以周待已則輕以約已不為善而惡人之善已不為忠而惡人之忠嶢嶢者必使之缺皎皎者必使之汙毀謗布流盖其宜爾

張平子西京賦言小説九百家然班固所志僅十五家多寡之不同如此

天下之惡特去其甚者爾必欲天下無小人則無是理也張汎以技巧挾勢岑晊張牧既捕而殺之矣赦書與中外更始二子違上命而誅之併及其黨二百餘人晊輩不為無過成璗由二子而下吏不聞引罪自歸陷璗於死而遁逃自免其視貫髙輩豈不愧甚賈彪以為不能奮戈相待斯言誠當黨錮之禍要知其徒有以趣之賈偉節真賢君子也

後漢中山簡王傳吾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注娖楚角反猶齊整也今俗曰整娖必據此而訛也

朱博為瑯邪太守齊部舒緩尚儀止博齊之以法律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如楚趙由是觀之上之化下惡有不從而俗吏之不可用者如此

宋景文公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鰍溜凡不慧者曰不鰍溜謂孔曰窟籠謂團曰突欒不可勝舉唐盧仝詩曰不鰍溜鈍漢宋林逋詩團欒空遶百千囘是不曉俚人反切語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緗素雜記古語有二音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龍鍾潦倒正如二合之音〈龍鍾切癃字潦倒切老字〉

關雲長有功於魏捨之而去不畔先主此有古國士風亦足以見先主之得人心

毋邱興為安定太守將之官曹操戒之曰羌人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勿遣人徃善人難得必將教羌人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爾乃知人更事多則料事自審

緇重緇衣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緇重然緇重自是兩車名今人多以緇重為輜重藏物之車孫子為師居輜車是也其義亦可兩通

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孔融與曹操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譏其取甄氏也操以融學博謂書史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爾融坐棄市文舉雖負氣豪邁然出言有章援引明審不致作無根之語以　　其禍斯好事者之言未足信也裴松之能辯文舉之死以為不然而

不及妲己之謬何也

雒陽洛字或從水或從佳案魏畧詔云漢火行也火忌水故雒字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而為洛王吉以清德懿行顯名漢世更三百年餘至祥覽始大祥之純孝覽之友弟雖三代之盛未易多見也德行孝弟聖賢之所向而天地鬼神之所佑也其後遂昌與江左相為盛衰其所積者厚故其流也遠

王述性沉靜人謂之癡父桓温建遷洛之議舉朝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孫興公僅能上疏言其未可温之情偽無能判者儻遣侍中止温適中其姦計資長聲勢耳述獨能測其虚聲俾從其請温謀遂屈述之智晝能越羣輩而為名臣者正以其沉靜而然殷浩輩徒以浮淺得虚名豈足以語此

晉書兗州八伯太山羊曼為鰨伯唐書人謂常衮為鰨伯注曰猥冗不肖之貌也

胡威嘗諫晉武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爾人君行法不能施於貴近而僅及於踈賤其為號令顧亦虚文爾

李延壽作南北史於北史多溢美而書之亦甚詳書北事則曰某皇帝書南事則曰某帝盖唐承隋祚其來自北而髙祖之前與延壽累葉皆仕北朝其私意如此劉裕起一介平桓元之亂可謂天下之英雄王謐以社錢之恩貸其惡而不誅就居端揆其何以勸事君者觀漢祖戮丁公之事斯有愧矣至韓延之報書則以示將佐謂事人當如此捨其大而取其小非所以為訓也宋劉方平天下亂與母俱匿野澤中朝出求食逢餓賊欲烹平平叩頭曰今且為老母求食老母待平為命願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誠哀而遣之平既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平之不欺固善矣然盗賊虎狼也方饞喙流涎而啜之母匿野間何以自食或悲傷思平而卒是并殺其母也殺身希信不顧其母未為是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焉有以身餧賊親之不恤而可謂之信乎

富貴而不知道適足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損人之性壽物者汨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呂不韋著書曰春秋時亦有可取如此類者漢儒附著其月令於六經不可以人廢言也

陸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然在宋以議皇后諱應稱姓徐爰引春秋逆王后於齊並不言姓坐免官又上表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議褚彦回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者甚

衆奏澄謏聞膚見遂出白衣領職不知所謂博覽無所不知者何也

袁顗見疑於宋明帝詭辭求出為雍州舅蔡興宗亦出南郡興宗辭不行顗與興宗曰在内大臣朝不保夕今得間不去後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及更子勛之亂衣冠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興宗從容如平時人皆謂興宗有先見興宗之見盖先於平進甚疎耳豈有内外之間哉

顔竣為宋武陵王駿主簿佐駿即位遂任腹心之寄權寵日甚父延之為金紫光禄大夫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屏住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創宅延之曰善為之無令後世笑汝拙也卒後竣愈顯未幾并其子誅之延之處亂世可謂明哲者乎

補官舊用板宋明帝泰始中因子勛之難板不能供始用黄紙唐誥用綾然亦有用紙者士大夫亦多自書今顔平原誥有存者手筆極奇

齊建武二年北魏相州刺史高閭年老乞任本州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廉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幽州刺史存勸兩修恩法並舉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顔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烏啄其口流血時論以謂譖賢之效烏羽族以好鳴見罪於人而能嫉讒如是使烏多力必能殺申不但於啄其口也

王通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頹如也小人誠難處也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如使之不疎不狎誠有過人者

隋開皇中幽州人家以白楊木垂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一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漢時上林僵柳復生何柳之好為怪也

孔子不喜與人辯孟子好與辯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辯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辯者則辯之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為之辯也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遣使至西域摩揭陁國取　　糖法即詔揚州上甘蔗瀋如其劑為之色味勝西域遠甚然江表傳載孫亮遣黄門以銀盌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乃甘蔗作糖舊矣何至唐始往西域取法哉豈餳如今之氷糖而　　糖乃沙糖類乎

突厥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太宗以新歃血取之為失信不取為失機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取之便長孫無忌曰今我戢兵待彼或侵邊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又何求太宗曰善然卒取突厥無忌之言可謂至善而太宗卒取之者亦諸將固請者之説有以激之爾彼於瑀言蓋未全信也

房元齡杜如晦皆同功一體之人元齡任公竭節心無媚忌務為寬平宜若有後一傳而隤其家曾不若如晦之後累葉宰輔與國終始何也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斷豈陰謀之罪造物所不貸耶陳平亦曰我多陰謀道家所忌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金有三等黄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不聞丹陽有銅曰赤金唐太宗賜房元齡黄銀帶曰世言黄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賜杜如晦家今人亦不復見有黄銀准南王與方士為藥金劉更生得其書幾致殺身而壽春八公山至今有人時得藥金於淮南祠旁者

宋廣平清節剛正輝映一時而六子皆以不肖斥此何哉豈天人之理果有時而舛耶人太察則失之不恕非所以貽後

李勣不負李密單雄信斯可託孤矣然勣本以盜起不知大義自謂平生事太宗無不至者疊州之斥出於非意是豈不能阿意順旨而然故其聞命之初怏怏亟去高宗一旦還用之始為自全計由太宗之所以處勣者非其道也臣之於君以道合爾烏有恩不恩哉疊州之出適所以沮勣之心又何恩邪

唐史稱房琯以忠義自奮而用違所長使遭承平不失為名宰相竊謂不然所謂名宰相者雖才不周變亦必有德量誠信者焉琯初為諸生即作封禪書干張説其後為給事明皇委之經度華清宮乃疏巖剔藪為天子營遊觀之地所為如此其可為名宰相乎琯之為人佞敏偽巧託名售私斬斬可觀以欺世者爾當時如杜子美輩皆為所惑肅宗昧於知人畀以政事已自過矣賀蘭進明之言非譖也琯之為人亦誠如此琯不以國之艱危為念忘其疎薄乃請自將僥倖一勝以杜人言此何心哉使肅宗足知人之明必不使琯將及其敗北士死數萬王室益殆而不能尸琯以儆姦妄何哉彼封常清高仙芝皆屢著勳績一旦敗衂猶不免刑戮琯之罪不大於二人乎乃捨不問肅宗之於刑賞也謬矣哉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耳開元中有人以此為俳語獻明皇

世多傷裴炎以忠死者炎固忠矣惜其不明於大誼也中宗欲以天下與后父此固不可然則天之慘酷孰不知之一旦廢帝而以天下之柄授則天可乎此蓋大臣遇事之難者烏可輕發

狄仁傑婁師德在唐俱為大臣狄之登用由婁薦拔及其並位狄必欲擠婁於外何也為其所容而不自知狄公之賢其不及婁也審矣

張九齡悅蕭誠之軟美畏嚴挺之太勁若二人與九齡友厚而親軟美者却欲明皇不寵牛仙客如何諫得也唐史高郢傳郢子定讀書至湯誓詭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言伐耶對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是順人耶郢異之殊不知用命賞於祖自是甘誓非湯誓也若爾則定之訛謬已自可笑豈足書哉郭子儀自平安史功盖天下魚朝恩深忌之及代宗立程元振嫉之尤甚乃罷子儀兵柄寘之京師及後吐蕃入冦兵迫近郊上已出奔始命為關内元帥遣屯咸陽是時子儀無兵麾下纔數騎魚程二人非有意於禦敵也盖以之餧賊爾意以為冦兵甚盛師已近及子儀雖有才望必不能以數騎抗敵進戰則必危退去則因以軍法殺之子儀不死於冦必死於罪此二人意也所幸天相忠義使之成功爾

衡嶽有廣成先生碑先生方士也大中五年蕭鄴撰云武宗朝擅權者欲以神仙絆睿思亟言天下術士可致不死藥可求乃命召先生除銀青光禄大夫崇元館大學士加紫綬號曰廣成先生創崇元館鑄印置吏唐之時待方士如此其厚所謂擅權者非德裕而何大抵欲專人之權者必有術焉苟其心一以神仙長年為事其視天下之大真若敝屣至於廟堂又奚足較哉然以是幻其君而已專其權則德裕亦可僇

技癢者嬾真子云杜甫哀鄭虔詩有薈蕞何技癢之句謂之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

杜少陵詩鸚鵡啄金桃金桃始出西域康居國貞觀間嘗貢之兼以銀桃詔植苑中鸚鵡亦出西域金桃豈其所嗜哉

吐蕃平凉之盟當時無有知其刼盟只慮盟之不成及盟之寒耳帝臨軒矜語宰相者幸其盟之成也柳渾謂吐蕃難信亦只是憂其既盟之後未免用兵也遂謂渾為知吐蕃謀吾恐不然

人君知人雖是難事然亦須子細考察其大節如李訓登進士能口誦詩書一見文宗便知掃除逆黨之意豈不甚快又欲復河北却外夷又嘗以計誅陳洪志王守澄文宗故信之也然訓之進特由守澄其大節已不足觀僥倖成功盖知人難矣

唐崔元植與崔元略同位於朝時中丞闕議者屬元植元略欲得之適值元植入閤不如儀使御史彈之及宰相進中丞果屬元略亦可謂巧進者矣時又有欲圖相位疑元略妨已路故劾其前

為京兆造橋取贓事舉疑似以巕染之元略遂竟齟齬乃知姦貪之相伺者有如螳螂之捕蟬

大中遺事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飾之名曰花郎國人皆尊事之

白氏六帖祠部格云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別敕許出家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唐劉仁恭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

外史檮杌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氷人耳

十三州記云錢湖濶十二丈周圍三十里在錢唐縣西南十里靈隱寺正坐其山寺之東西溪二水源東曰龍源橫過寺前即龍溪是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泉源其流洪大奔迅激越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橫坑橋入於錢湖盖錢源之聚滀也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舊説云湖有金牛遇聖明即見故有二名錢湖即本名也今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題曰錢湖門可驗其實第二門曰湧金門即金牛出見之所而錢塘記以為防海大塘其初立時募致土一斛者與錢一千故號錢塘十三州記則是錢因水得名而錢塘記以為因錢市土得名史記以為錢唐字不從土錢塘記所載皆不然以唐字為塘盖俗書爾

秦漢而下亂離之甚未有如五代者然良法美意可行於後聖人亦為之不廢盖治得其道豈有古今之間同歸於是而已緣邊置塲市馬板印五經百官五日起居轉對奏事民下不許越訴不能自書許執素紙漕運給斗耗刪律令為刑統行之至今昭然無害誠不可廢也則夫漢唐之有天下七百餘年其治與三代庶幾者宜焉封建井田之不可復盖存乎時昔人論之詳矣國史補宰制四方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黄勅既下有所異同曰黄帖

長編元祐五年六月宰相呂大防與中書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

東坡與滕達道書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也

宋景文公筆記云老子云無物之像古語亦有想像韓非子曰人希見生像得死像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想像然説亦怪矣王彦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歎時事文字展轉不窮前輩文集惟集可存其別集遺文俱當刪削不惟多有真贋之殊而當時亦有不得已而作者如韓文別集所載不可存者尤多非有益於退之也

傳燈録溈山謂仰山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原或作圓南唐近事馮僎舉進士時有

徐文幼能圓夢山谷詩松風佳客共茶夢小僧圓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